

这篇文字,得之偶然。不久前,用于写作的电脑,忽然停止工作,黑色的屏幕上,呈现出来的,只有几行代表故障的英文字。请了专业修理电脑的师傅上门,捣鼓了片刻,告知,是硬盘被烧坏了,似乎怕我不相信,特地取出硬盘,在仪器上演示出烧坏的证据。我有点儿着急,自己偷偷,新近写作的文字,没有备份。我问师傅,在更换硬盘和重装系统之前,能不能设法把原来的文件取出来。师傅看我一眼,冷淡地道,硬盘烧坏,文件自然消失,除非用特殊的专业工具,在固态质的存储中,试一试,能不能找到原有文件,也许仅是部分恢复。我不懂那些专业术语,只得全部拜托师傅,让他把手提电脑带走,尽力帮我恢复储存的文件。

隔日,师傅发给我数百个中文字,说是从固态质的存储中扫描出来,问我这些文字是否有价值,同时还发来一堆乱码似的符号,解释道,那是从底层扫描出来的文字储存。看着数百来字熟悉的语言,我的心中,顿时洋溢开失而复得的愉悦,千恩万谢,央求师傅把那堆乱码也尽力解开,还我成千上万的写作积累。

在等待师傅完工的两天里,我不时去看那些乱码般的符号,所谓的“底层文字”。我觉得好玩,反复推敲出来的汉语文本,到了电脑里面,怎么就变成如此奇怪的符号?顺着这个思路,我想了很久很久。热闹非凡的人工智能,从运行的基础看,还是植根于电脑的语言系统。电脑的运算速度,特别是它具备的海量储存能力,远远超越进化了数百万年的人脑,人类甘拜下风。不过,在基本的语言辨识上,计算机的数据系统,未必比人脑聪明。计算机只能辨析“0”和“1”两个符号,所有的语言图像,唯有转换为“0”和“1”编码的数据格式,才能被机器处理。我面前的那堆乱码似的符号,正反映汉字转化为电脑数据格式的过程。在面对丰富的大千世界时,人脑的适应性、灵

活性,还是明显强于机器。一个孩子,生活在某种语言环境,就可迅速熟悉那里的文化表达。人脑,能够自由接受各种语言的输入,而不必进行格式的转换。人类的语言,大体分解为口语和书面文字。口语与书面文字,表现形态基本一致,是多数拼音文字的特点,属于声音控制书写。口语与书面文字的表现形态存在隔离的,目前的主要代表是汉语,仅仅听声音未必理解语词的含义,需要通过书面文字来辨析。两大形态,各有优劣,长短互补。拼音文字的好处,是易学易用,所以迅速席卷世界,淘汰了某些地区古代的象征文字。汉语却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阵地,至今充满活力,仔细想想,是得益于它与广袤的神州切合的长处,在中华浩瀚的地域,各地口语差别巨大,如果采用拼音文字,很难互联互通,祖先明智地走了另一条路,书面文字一致,促进

了文化的交流和统一。因此,五千年文明绵延,汉语居功甚伟。在维特根斯坦看来,一切思想的表达,都要付诸语言。换句话说,所有的思辨,本来是用语言进行的,语言的差异,也多少决定着文化的差异。即使同为拼音系统,欧洲大陆上的两大民族语言,法语被公认为奔放浪漫,其孕育了众多诗意文化,成为法国文化的重要特点,而德语的严谨,则是逻辑思考的强大工具,也是德国哲学大师层出不穷的原因。计算机诞生后,曾有人预言,鉴于计算机的语言系统,是基于拼音文字所设计,因此,庞大而烦琐的汉语体系,因为难以在计算机上应用,而面临被终结的命运。现在看来,那是狭隘的偏见了,也是文化认知的盲目。仔细想想,计算机的“0”和“1”的语言框架,非常接近于八卦文字的“长”和“短”的结构。机器并无偏见,它把所有的语言和图像,统统转化为自己的数据格式。其实,凡是延续发展了数千年的文化,必有自己的优秀之处。格致交流,繁荣共存,才是明智。

今夏,我们三口之家策划了一场邮轮旅行,巨型邮轮从上海吴淞码头出发,开往长崎。上船前,先生说,也许会晕船,要不要准备点晕船药?我信誓旦旦地说,这么大的船,怎么可能会晕呢?这分明就是一块漂浮的大陆,根本不会有什么感觉。

第一天入夜后,便有风雨袭来,巨轮随着风浪摇晃起来,使人有轻微晕眩感,衣柜里的衣架也开始互相打架,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,吵得人无法入睡。也许是因为风浪,也许是因为晕眩,我们三人都睡不着,干脆到甲板上观海。没想到,漆黑的海面,竟翻腾起绚丽的荧光海浪,一会儿是绿色,一会儿是紫色,一会儿又泛着幽幽的蓝色,有一种外星系般不可思议的美。孩子指着那些七彩斑斓的光问,妈妈,那个是什么?我也不知道,我回答。去拿相机拍下来吧,孩子又说。大概率是邮轮的射灯,我说。先生也附和道,嗯,看着是像射灯。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,大抵是害怕孩子失望,但他并没有反驳我们的观点。又看了一会儿,被海风吹得有点头疼,于是我就进屋休息了。丈夫和孩子还在甲板上看着发光的海浪。大概过了十分钟,风雨猛烈起来,他们就回来了。

那一夜,我们是在狂风骤雨的晃动中睡着的。第二天,雨停了一会儿,我们又到甲板上观海,海水居然呈现反常的粉红色。我们都感到困惑,孩子甚至担心那是某种污染物。于是,我上网查询“粉色海水”,原来是赤潮,是一种由浮游植物或生物的高度聚集引发的水体变色。这时先生忽然觉得昨夜的荧光海浪并非射灯,可能是某种发光的藻类。他询问了一名服务人员,对方明确地告诉我们,邮轮并没有安装任何照亮海岸的炫光射灯。

先生打开房间内的电视,卫星频道会显示轮船的方位,他判断昨夜我们经过的是舟山群岛海域。我忽然想到,那里有著名的“蓝眼泪”,正是一种奇异的蓝光海藻。我们不约而同想起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中的那种海浪,开始后悔没有拍下那个奇景,但我们没有说破,只是互相安慰:返程时,没准还能看到。但我们心底隐隐知道,那是仅此一次的奇迹。

返程的时候,我们等到凌晨,终于经过了第一夜那片发光的大海,我们痴痴看着海面,但什么也没有发生。病后初愈,仿佛经历了漫长的冬眠,亟待春风的唤醒。那日,女儿放学回来,一进门就大声叫喊着:“妈妈,快来看呀!”“这是干什么?”我从女儿手中接过三个沉甸甸的圆柱形物体,女儿兴奋地告诉我:“妈妈,这是蘑菇种植包,浇浇水就能长蘑菇了!”

它们通体糙米色,包着透明的塑料膜。筷子般长度,小碗大的直径,中间是一个大拇指粗的圆洞,直通底部,洞口塞着一小块海绵。触感硬实而粗糙,表面布满了麦粒般的微小凸起。我不禁疑惑,真能长出蘑菇?女儿指着那些凸起说:“妈妈,这是菌种,是蘑菇的种子。”先生拿起水果刀,在蘑菇包上轻轻挑开一个小口,像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生机的大门。我们把蘑菇包放入玻璃花盆,用湿毛巾轻轻包裹住开口,仿佛为它们披上了一层温暖的纱衣。

第二天起来

复得的愉悦,千恩万谢,央求师傅把那堆乱码也尽力解开,还我成千上万的写作积累。

在等待师傅完工的两天里,我不时去看那些乱码般的符号,所谓的“底层文字”。我觉得好玩,反复推敲出来的汉语文本,到了电脑里面,怎么就变成如此奇怪的符号?顺着这个思路,我想了很久很久。热闹非凡的人工智能,从运行的基础看,还是植根于电脑的语言系统。电脑的运算速度,特别是它具备的海量储存能力,远远超越进化了数百万年的人脑,人类甘拜下风。不过,在基本的语言辨识上,计算机的数据系统,未必比人脑聪明。计算机只能辨析“0”和“1”两个符号,所有的语言图像,唯有转换为“0”和“1”编码的数据格式,才能被机器处理。我面前的那堆乱码似的符号,正反映汉字转化为电脑数据格式的过程。在面对丰富的大千世界时,人脑的适应性、灵

活性,还是明显强于机器。一个孩子,生活在某种语言环境,就可迅速熟悉那里的文化表达。人脑,能够自由接受各种语言的输入,而不必进行格式的转换。人类的语言,大体分解为口语和书面文字。口语与书面文字,表现形态基本一致,是多数拼音文字的特点,属于声音控制书写。口语与书面文字的表现形态存在隔离的,目前的主要代表是汉语,仅仅听声音未必理解语词的含义,需要通过书面文字来辨析。两大形态,各有优劣,长短互补。拼音文字的好处,是易学易用,所以迅速席卷世界,淘汰了某些地区古代的象征文字。汉语却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阵地,至今充满活力,仔细想想,是得益于它与广袤的神州切合的长处,在中华浩瀚的地域,各地口语差别巨大,如果采用拼音文字,很难互联互通,祖先明智地走了另一条路,书面文字一致,促进

了文化的交流和统一。因此,五千年文明绵延,汉语居功甚伟。在维特根斯坦看来,一切思想的表达,都要付诸语言。换句话说,所有的思辨,本来是用语言进行的,语言的差异,也多少决定着文化的差异。即使同为拼音系统,欧洲大陆上的两大民族语言,法语被公认为奔放浪漫,其孕育了众多诗意文化,成为法国文化的重要特点,而德语的严谨,则是逻辑思考的强大工具,也是德国哲学大师层出不穷的原因。计算机诞生后,曾有人预言,鉴于计算机的语言系统,是基于拼音文字所设计,因此,庞大而烦琐的汉语体系,因为难以在计算机上应用,而面临被终结的命运。现在看来,那是狭隘的偏见了,也是文化认知的盲目。仔细想想,计算机的“0”和“1”的语言框架,非常接近于八卦文字的“长”和“短”的结构。机器并无偏见,它把所有的语言和图像,统统转化为自己的数据格式。其实,凡是延续发展了数千年的文化,必有自己的优秀之处。格致交流,繁荣共存,才是明智。

今夏,我们三口之家策划了一场邮轮旅行,巨型邮轮从上海吴淞码头出发,开往长崎。上船前,先生说,也许会晕船,要不要准备点晕船药?我信誓旦旦地说,这么大的船,怎么可能会晕呢?这分明就是一块漂浮的大陆,根本不会有什么感觉。

第一天入夜后,便有风雨袭来,巨轮随着风浪摇晃起来,使人有轻微晕眩感,衣柜里的衣架也开始互相打架,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,吵得人无法入睡。也许是因为风浪,也许是因为晕眩,我们三人都睡不着,干脆到甲板上观海。没想到,漆黑的海面,竟翻腾起绚丽的荧光海浪,一会儿是绿色,一会儿是紫色,一会儿又泛着幽幽的蓝色,有一种外星系般不可思议的美。孩子指着那些七彩斑斓的光问,妈妈,那个是什么?我也不知道,我回答。去拿相机拍下来吧,孩子又说。大概率是邮轮的射灯,我说。先生也附和道,嗯,看着是像射灯。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,大抵是害怕孩子失望,但他并没有反驳我们的观点。又看了一会儿,被海风吹得有点头疼,于是我就进屋休息了。丈夫和孩子还在甲板上看着发光的海浪。大概过了十分钟,风雨猛烈起来,他们就回来了。

那一夜,我们是在狂风骤雨的晃动中睡着的。第二天,雨停了一会儿,我们又到甲板上观海,海水居然呈现反常的粉红色。我们都感到困惑,孩子甚至担心那是某种污染物。于是,我上网查询“粉色海水”,原来是赤潮,是一种由浮游植物或生物的高度聚集引发的水体变色。这时先生忽然觉得昨夜的荧光海浪并非射灯,可能是某种发光的藻类。他询问了一名服务人员,对方明确地告诉我们,邮轮并没有安装任何照亮海岸的炫光射灯。

先生打开房间内的电视,卫星频道会显示轮船的方位,他判断昨夜我们经过的是舟山群岛海域。我忽然想到,那里有著名的“蓝眼泪”,正是一种奇异的蓝光海藻。我们不约而同想起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中的那种海浪,开始后悔没有拍下那个奇景,但我们没有说破,只是互相安慰:返程时,没准还能看到。但我们心底隐隐知道,那是仅此一次的奇迹。

返程的时候,我们等到凌晨,终于经过了第一夜那片发光的大海,我们痴痴看着海面,但什么也没有发生。病后初愈,仿佛经历了漫长的冬眠,亟待春风的唤醒。那日,女儿放学回来,一进门就大声叫喊着:“妈妈,快来看呀!”“这是干什么?”我从女儿手中接过三个沉甸甸的圆柱形物体,女儿兴奋地告诉我:“妈妈,这是蘑菇种植包,浇浇水就能长蘑菇了!”

它们通体糙米色,包着透明的塑料膜。筷子般长度,小碗大的直径,中间是一个大拇指粗的圆洞,直通底部,洞口塞着一小块海绵。触感硬实而粗糙,表面布满了麦粒般的微小凸起。我不禁疑惑,真能长出蘑菇?女儿指着那些凸起说:“妈妈,这是菌种,是蘑菇的种子。”先生拿起水果刀,在蘑菇包上轻轻挑开一个小口,像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生机的大门。我们把蘑菇包放入玻璃花盆,用湿毛巾轻轻包裹住开口,仿佛为它们披上了一层温暖的纱衣。

第二天起来

富的李婶以为老大长期服侍躺在床上的老母亲不耐烦了,久病床前无孝子。闺女大祸啦!李婶忙奔向村西头,向老二报告此事。老二火冒三丈,他曾听说老娘病重,不想连累儿子……老二抄起铁锹欲与老大拼命。当他冲到老大家时,见老大正喂母亲吃早饭时,一下子傻了:“没有这样的事……”如今是网络时代,信息满天飞,我们要保持理智,千万别把误解当误解。

用什么语言思考

孙颢



边看边聊



师恩大疆 (中国画) 刘邦彩 林馨怡

打开那个猫粮在线投喂App,看到一只黄鼠狼,除了流浪猫可以来吃猫粮,还有鸟啦、貉啦、刺猬啦,这还是一只小小的黄鼠狼。

小黄鼠狼喝了两口,将尖尖的脑袋放在水碟里。中伏天气,除了植物快乐生长,一切生物都在酷暑里挣扎。小黄鼠狼感受到水碟里的一点凉意,整个身子都舒展开来,扭着,打着滚儿,身下落叶沙沙一阵响。

脑袋感受到了凉意,小东西继续往前探索,它试图让背部和肚皮也能沾上凉水,将圆滚滚的身子一段一段匍匐在水碟里,翻过来,掉过去,无意间触动机关,新的水流淌出,小家伙欢快地跳跃起来。此刻,整个街猫都是它的。可惜水太浅了,碟子太小了,如果有浸没整个身子

的水,它会不会高兴得尖叫起来?尽管水很少,它还是十分珍惜,在树叶和尘土之间翻动圆滑的身体,让每一寸皮毛尽可能接触到水的凉意。

平日偶尔也能见到黄鼠狼,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它瞬间消失,留在人们视野里的常常只是一根尾巴尖儿。此刻镜头里看得清清楚楚,它的脑袋比老鼠稍大,它的身手比猫还迅捷,小眼珠黑亮黑亮湿漉漉的,胡子一耸一耸。在没有天敌打扰的地方,每个动物都生活得很快乐。

我想起和同学骑在苦楝树上的场景。学校旁边有一块洼地,四周堤坝上一排苦楝

树,我和同学爬上树,看民兵在洼地里打靶射击。紫色的苦辣花散发着浓香,阳光穿过树叶洒在我们身上,耳畔是尖锐的子弹呼啸,起初,一发一发子弹撞击靶心的声音让我们紧张兴奋,时间长了,就成了寻常鞭炮似的,没有人再注意。

我们骑在横斜的树枝上,两腿悬空,晃悠悠,新生的苦楝树叶摩挲着我们的头顶耳鬓,阳光在少年的皮肤上留下金色的印痕。紧接着枪响传来的硝烟的味道,让人莫名激动,我们骑着的那根树枝连同枝叶,在风里猛烈摇荡起来。子弹在低处飞翔,号令声震耳,火药的味道和花香的味道,少年的汗味,混杂在一起。再这样摇晃下去,我们一定能飞起来,树枝从树干脱落,带着三个男孩,飘到靶场上空,飘到广袤的油菜地上空,飘到遥远的山上、江上……

狂想被一声惊呼打断,不知谁从堤坝那端走来。比黄鼠狼消失得还快,没有尾巴的我们,快得连背影也不会留给老师,就跳落到堤坝另一侧没有围墙的学校里去了。

最放松的时候最快乐,而这快乐总是被打扰。

我小时候,宁波外婆给我讲过一则家乡的有趣故事。上溪村住着两兄弟,老大和娘住在村东头,老二分家后住在村西头,兄弟俩有矛盾,老死不相往来。

这天一早,老大磨刀杀羊,准备过大年。吵声惊动了邻居,快嘴李婶隔着院墙问老大:“干啥磨刀?”“杀羊……”“什么?杀娘?”“对,一刀下去羊就死了。”李婶与老大一问一答,牛头不对马嘴。想象力丰

我们结婚时,请木匠师傅打了一套实木家具,衣柜、书橱、五斗橱、梳妆台、樟木箱等,把三十平方米的新房塞得满满当当,除了大树里有几条棉被,其余家具里面空空如也。虽然如此,也着实风光了一番。

然而毕竟我们不住老家,住单位分的宿舍。于是把衣柜、书橱、四仙桌搬学校。一个周日,借一辆拖车,我们一个拉一个推,吱吱呀呀搬到学校。当散落一地的书规整到书橱里,一个可以读书、写字的家初具规模了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还没有双休日,星期六正常上班。周末,要么回曹老师家,要么回我家。回来时,带足一周吃的蔬菜。儿子出生前基本不上菜场。我们勤勤恳恳地工作,五六年的工夫,曹老师由普通教师成长为教导主任、副校长;我也在各级各类比赛中崭露头角。事业蒸蒸日上,不知不觉地有了一种觉醒和萌动。“愿君生羽翼,一化北溟鱼。”我凭着几个有分量的等级奖,叩开了县中的大门。县中领导给我安排了单人宿舍。于是一个小家庭一拆为二。周三曹老师开着摩托车载着三岁的儿子进校门,周末我乘公交回家。每当周日下午返校,儿子就黏着我寸步不离,千般哄骗才得以脱身。

这样牛郎织女的日子持续了一学期。暑假开学,一纸调令,曹老师要去某镇中做校长,教育局领导跟我商量,你不回去,老师们会认为曹校长是“飞鸽牌”,你得做他的坚强后盾。我还能说啥?搬家呗。

衣柜、书橱,锅碗瓢盆,装了满满一卡车。当我关上房门,从楼梯上下来时,我的眼睛顿时模糊了,眼泪倾泻而出。八年,准确地讲七年半,多少个日日夜夜,从宿舍楼到教学楼,我都数得清林荫道有多少棵梧桐树,甚至听得出宿舍楼前小河里有几只青蛙此起彼伏地歌唱。“悄悄的我走了,正如我悄悄的来。挥一挥衣袖,不带走一片云彩。”在同事们“常回来看看”的告别语中,我们登上了车。

卡车开进镇中,早有老校长率领的年轻教师列队欢迎,然后三下五除二把家具搬进了整理干净的“二房一厅”。我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,一个二十人左右摩托车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镇中。原单位的同事、朋友们迫不及待地来看我们了。才依依惜别,这回又热烈相聚。搬家,变成了庆典。

曹老师开始谋划他心中的蓝图,我安安分分地相夫教子。但意难平的是,好不容易找到了一片草原,还没畜蹄,就被拽回了马厩。难道我一辈子就锁在这里吗?师范毕业,教了两年小学,一年半考完南师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专课程,我就申请调入曹老师所在的初中,几轮下来,似乎挑战性不大了。而本科自考也行将收官,我要不要尝试一下高中教学?这样我既可以支持曹老师的工作,又可以有自己的追求。

说干就干,我一提出申请,高中的领导欣然接受。于是我开始了平生第一次“走教”(不住校)。风里来雨里去两三个月后,我下决心参加高中学校的集资建楼:首付两万元,后面从工资里扣。两万元不是个小数目,“倾家荡产”不算,还从父母兄弟姐妹处东拼西凑。88平方米,两室两厅一卫,大理石地面、木地板、脱排油烟机、消毒柜、冰箱、微波炉,一应俱全。那套实木家具呢,只好搬回老家啦。

小日子虽然紧巴巴的,但红红火火。曹老师每天开着他的“本田125”去镇中,儿子搭乘我们学校的校车去镇中心小学读书。在各方支持下,曹老师镇中的教学楼终于拔地而起了。我教的高高二学生在市的统考中成绩不俗。我渐渐地找到了感觉,心里满满的。

这样的安稳日子不到两年,市里成立了一所十二年一贯制的外国语学校,正招兵买马。我又心动了。这一回搞大了,把曹老师也拽下水了。他辞去了镇中校长的职务,我们破釜沉舟,一头扎进了外国语学校。他干他的学校行政,我做我的语文老师。那集资楼,成了周末度假的地方了。

那外国语学校把大家的视野打开了。有几个敢于吃螃蟹的,率先闯进了大上海。我们又蠢蠢欲动了。不试,怎么知道自己不行?试的结果,是搬家。这回动作大了,集资楼里拆得下来的统统搬走。大床、书橱、衣柜、冰箱、电视,还有几大箱子的书,装了满满一卡车。在上海的一隅,我们又有了家。

我不知道人这一辈子要搬几次家,但我知道,家是越搬越好了。

此刻我在线上,不会对黄鼠狼构成任何威胁,但总有陌生的人或者动物让它猝不及防,然后逃之夭夭。

一丁点儿凉水,片时安宁,小黄鼠狼,你,此刻,现在,好好打滚吧。



夜光杯

误解风波

周成树

富的李婶以为老大长期服侍躺在床上的老母亲不耐烦了,久病床前无孝子。闺女大祸啦!李婶忙奔向村西头,向老二报告此事。老二火冒三丈,他曾听说老娘病重,不想连累儿子……老二抄起铁锹欲与老大拼命。当他冲到老大家时,见老大正喂母亲吃早饭时,一下子傻了:“没有这样的事……”如今是网络时代,信息满天飞,我们要保持理智,千万别把误解当误解。